

五月的矿山

五月的矿山

五月的矿山

萧军



# 五月的矿山

萧军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五月的矿山

萧军 著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48/16·字数300,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850

---

统一书号: 10093·428 定价: 1.10元

## 内 容 提 要

东北某煤都的工人在刚刚解放后，奋战在红五月里，以忘我的劳动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江南，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这里有劳动英雄们的苦斗，有青年人的相爱，有官僚主义者带给人们的痛苦……

这是我们身后——不太远的一个脚印。

## 目 次

|       |                     |     |
|-------|---------------------|-----|
| 第 一 章 | 前 夜.....            | 1   |
| 第 二 章 | 黎 明.....            | 7   |
| 第 三 章 | 大 会.....            | 26  |
| 第 四 章 | 千家山——仇恨底历史.....     | 56  |
| 第 五 章 | 献 工 前.....          | 86  |
| 第 六 章 | 五 千 吨.....          | 109 |
| 第 七 章 | 献工大竞赛.....          | 167 |
| 第 八 章 | 台山井矿.....           | 212 |
| 第 九 章 | 在医院中.....           | 304 |
| 第 十 章 | 劳模大会.....           | 339 |
| 第十一章  | 英雄们底事迹.....         | 374 |
| 第十二章  | 电铲——“平山、凤德英雄号”..... | 416 |

## 第一章 前 夜

以产煤为主的乌金市，是我国东北部唯一的大矿区。

几天来，全矿区的职工，全市的各机关、各学校，所有的大小商铺和居民们，为了要庆祝这就要到来的五一节——它是乌金市解放后第一个节日——他们忙碌、兴奋，几乎陷在一种狂热和糖味的迷醉中。所有矿山和工厂中的工人们，他们从报纸和工厂的黑板报、壁报、工作干部的讲解中，不仅懂得了这是自己底节日，也大体懂得了这节日光荣的历史和意义。过去，他们工作在各式各样的工厂、矿山底地上或地下，有的几年，有的几十年……仅仅懂得自己底生命和手指渐渐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背脊由直到弯，眼睛由明亮到昏盲……血液被煤尘染成了紫黑色。在有毒的化学工厂里，每寸皮肤和所有的指甲，被硫酸弄成僵死和脱落。再就是：工资、侮辱、欺凌、鞭打、疾病、伤残、贫穷、死亡……。除此以外，大多数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个工人们自己底节日，即使知道，也是朦胧的，意义模糊的。今天能够在这光天化日的大地上，由自己、由别人来一道庆祝着这节日，这似乎是一个谜，一个不可靠的梦！

红旗——大小，方方长长——到处飘闪着。无论在山顶，在山垭，在有人迹和建筑物的辽阔的河滩边，在那万树葱郁黄绿参差的市街中，高高耸起的楼顶上，每处建筑物底门额上，以至于来往穿行在街道上的汽车、马拉的大轮车、

三轮车、脚踏车上，游戏在街头的孩子们底手中……那些旗子，犹如朵朵开放的石榴花、绀红的玫瑰花……在颤动、在鲜艳地闪着光……。

每条街，每处学校、机关大门前，用青青的柏树枝扎结成各式各样的牌楼。有的牌楼，人们还精心地用了红色、绿色、蓝色、黄色、葡萄紫色、乳白色……大大小小的电灯泡，珠串似的串成了各式各样的灯彩：机器模型、冲锋势子的战士、刨煤手、坦克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底肖像、镰刀、斧头、或者表示光芒闪射着的大红星……。

由黄昏到深夜，随便经过每条大街或小街，随处可以听到人们底欢笑声；大人、孩子，单独或合伙，男人或女人，正式或不正式，高高低低、粗粗细细、断断续续的歌唱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或者是：

毛主席像太阳……

照到那儿那儿亮……

这些歌声，虽然平常也能够随时听到，但几天来所不同的，它们又被这新的“五一”纪念节歌夹杂在中间沸腾似地震响着了。尤其是在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中：

“五一”是世界工人劳动节，

团结一起为解放而斗争。

用自己底手创造的世界，

用自己底血夺回给自己！

这歌声是节奏鲜明、调子雄伟沉着而有力，大海的波浪似的到处起伏着……。街上的行人，有的踏着行军式的脚步用鞋跟配合着节拍，一边行走，一边也大声或小声地应和着……。

东西横贯三十几里矿山区的铁轨上，那些巨大的矿山专用的电车，无日无夜轮声轧轧地来往穿行，刚猛地、彼此呼应似地响着它们那电笛声。那些钢铁的、乌油闪亮的小堡垒似的电车头和搭人用的大车厢也被簪满着各色花朵，写着标语的红色的大绸带，翅膀似地飘飞在空中。也有的装起了花环，毛泽东、朱德、列宁、斯大林……大幅的画像和飘飘抖抖数不清的小红旗。被载在这样车厢里的男男女女，似乎自己成了新娘和新郎，要到什么地方去举行结婚典礼了，显得迷惑地、天真地、惊愕地……向车窗外笑着，露出白白的牙齿，望着、望着……在站台或对面驶过来的车窗口，偶尔发现到自己工作同伴或熟人，男人们之中有的就大叫起来，用大声的玩笑或骂詈代替着问候和欢呼；彼此还遥远地吐着口水，把头上戴的下矿用的“柳条盔”<sup>①</sup> 在手里摇摆着，有的就敲打着安全灯装电池用的空铁盒……。

耸立在电车总站南边南山井大架子上的大绞轮，它们停停转转，转转停停；随着这绞轮的转或停，蒸汽机象一个看

---

① “柳条盔”系用柳条编成的帽子，下矿坑时用以防碎石等伤头。

不见的巨人似的在大声地喘着气……。

所有的烟囱，有的犹如一支巨大的炭笔正在用那浓浓的烟氛绘染着天壁；有的如在休息着的长管炮静静地对向天空——样子好象等待着射击机会的到来……。

从省城，从别的矿山、各地方的工厂、机关……陆续派来了自己的代表，他们是来参加这庆祝大会的盛典，同时也是为了参观这里的矿山和工厂。因为乌金市不仅有我国最大、最多的各式采煤井，还有在世界上被列为第二位的露天大煤坑。它有着近乎十几华里的纵长，有的地方近乎二里宽的面幅、一里的深度，头宽尾狭，犹如半个剖开的大丝瓜，掏空了瓢子，被嵌进了地心中。据说它还有着几亿吨的藏煤量，等待着人们掘出它。它底煤层厚到四十公尺，遥远望过去，就如一带绵远的、整齐的乌金石头造成的城墙壁，装衬在那由绿色和棕紫色页岩所构成的巨大的石框中间。这是中国人民底宝藏，也是人类劳动光荣的标志——它是曾被付出过可观的劳力、血汗和生命。这整个乌金矿山区，它在一千余年前曾被烧瓷器的高丽人民首先发现开掘过，接着因了战争也被荒弃过。愚昧而专横的满清皇帝们，怕掘伤了他们祖宗坟墓的“龙脉”，曾经禁采过，可是他们——满清皇帝——却被帝俄和中国商人们利诱和威胁，这煤区终于又被开采起来。接着它就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由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专横地霸占了将近四十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度地剥削、逼迫、鞭挞着中国劳动人民为他们底利润而工作，为他们要永远霸占、灭亡全中国的野心而工作……。但是今天它终于又复归于中国人民所掌有、所开发，它将要更大量地供给全中

国最多和最好的煤底食粮，喂养着所有的轮船和火车、工厂和作坊底发动机。这里的工人阶级，他们如今明白了这一目的，也就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愉快地、骄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要做好自己矿山的主人啊！”这口号被每一个自尊的矿山劳动者深深地铭记在心头，编织进自己周身的纤维中，滚流在沸腾的血液里……。

这里也有全国唯一的人造石油工厂，几十盘乾溜式的炼油炉昼夜地燃烧着。它吞食着那些属于煤层以外无用的油母页岩，给我们的却是上好的各种油类、蜡烛、工业用品以至铺马路、漆屋顶的柏油、油电线柱的沥青油……。

这里也有最大的制造和修理电动机的工厂、氧气厂、炼特殊工具的制钢炉……。

这里几乎有着一切近代重工业所有的设备和所需要的东西啊！它们如今全为人民所掌有！

这次五一节也来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小说家、诗人、画家、音乐工作者、青年的歌唱手、热心的演员们，他们全都是为了到这有着六七万重工业工人的矿山区来参加这盛大的节日的。他们要更亲切地分尝劳动人民在自己底节日里所流溢的醇美热烈的喜悦的酒，同时也企图要更深地把自己溶解进工人阶级的刚强、英勇、愉快、崇高无私的集体感情的激流中。这是一些探宝山的人，下海取珠的人，他们要更深切地体会、理解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崇高的品质、战斗的精神……。他们要汲取这些纯净的有益的血液，使自己更康强起来，结成一体，为人民而工作：他

们要歌唱、要表演、要描写、要宣传……这些最美丽的品质、最崇高的精神，提高自己，提高人……。

所有机关的招待所和旅馆里，几乎全被这临时的客人们充满了。他们参观、记录、争论，访问工人，发新闻稿，给朋友或爱人们写信报告每日情形，构思歌谱第一个音符、戏剧里的场景和人物，记录小说故事或情节、人物的特点和生活。画家们每天总是在自己底速写簿子里满满地留下了各样素描图……。

这不是谜，不是梦，——一切是真实……。这簪满了花朵、充满了声音的乌金市，它被一种眼所难见的巨大的血流在激荡着。

当人们一听到：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

……………

苏联“祖国进行曲”这样歌声时，有谁不会联想到如今这世界上，除开苏联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底辽阔广大能够和我们底祖国相比呢？我们底人口却是世界上的第一位，而“人”又是在一切财富之上！这样的祖国它给我们以无限的雄心和力量，有谁还能不热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土地和人民，宣誓把自己最后一滴血浇在这伟大的祖国底土地上啊！

## 第二章 黎 明

早晨还只有四点钟，鲁东山就悄悄地由炕上爬起来。——昨夜，由矿上开会回来，已经是半夜一点钟。好容易朦胧地阖了一下眼睛，却又是一串紧张的梦景。他梦到自己已经站在了那大会的高台上，眼底是一片无边无际的人们底脑袋和红旗，每个人底眼睛全汽车头上的照路灯似地闪射着他，他正要拉开嘴巴说话……忽然邻近的鸡叫声惊醒了他。

他原来就没脱衣裳，起来是方便的。他不想拧开电灯，怕惊动睡得正好的老婆和孩子们。趁着窗外的星光，把炕边的小马蹄表看了一下，他觉得时间还太早，不独离上午十点钟开大会时间还差得远，就是上第三班也还没到时间。他今天又不带班，这样不当不正的时间去干什么呢？可是一经醒来，无论如何他再也不能睡下去了，而且也不想再躺下，心情很慌乱、烦扰，失去了平静！他憎恨自己这种沉不住气的毛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仅是在大会主席台上说几句话，把自己矿上提出来的竞赛条件念一念——这算什么呢？还值得这样慌！回想自己在山东家乡的时候当过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打过生死仗；到矿山的时候，公开打过日本采煤班长；国民党时期代表工人们请过愿，砸过矿务局底门，领导工人们罢过工……。在平常只要到一个地方他就哇啦哇啦地叫，话扯起来就没完……因此人们给他起了近乎十个绰号，叫“无线电”、“留声机”、“机关枪”、“电铲”、“风钻”……这些东

西全是一动就不停的。他从来不懂得怕什么人，怕什么东西，这一次为什么倒真的使自己有点怕起来了呢？但他又不知道是怕谁或怕什么。昨天，他已经到那准备开大会的广场上偷偷地去查看过一转了。那些红色、白色、黄色写着大字的标语牌子，用柏树枝和红绿彩绸扎起来的牌楼，确是新鲜极了，耀眼极了。那所高高的一间小楼似的主席台，也新刷过了白粉浆——过去，那几乎变成了灰色。人们正在那上面钉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列宁、斯大林底油彩大画像。电灯工人们爬来爬去地安装着灯和线……他觉得这全是没什么可怕的呀。他也知道，开会这天，那广场上一定要坐满和站满了人……这也是没什么可怕的呀。这些人大多数还是和自己一样的工人，虽然他们有的在井下干活或是在工厂里干活，这没什么要紧，反正工人总是自己一家人，他们总不会笑话他……。可是他一想到这天主席台上本市的各机关的负责干部一定会很多，还有省城和各地的来宾……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大自然了。过去日本的官员们，国民党的官员们……他是没怕过他们的。虽然这些坏种们掌有生杀大权，可以把一个工人象一只老鼠似地塞进监牢里关起来；随便一个日本职员，全可以把工人们象一只狗似地打死丢进山南的“万人坑”里去喂狼，可是他——鲁东山——却没有惧怕过，对他们只有仇恨和蔑视。今天的“官员”们，他知道他们是不会干那样事了，而且从他亲身接触过的一些首长或干部们，他们全是象老朋友一般看待他，拍他底肩膀；紧紧地和他握手，连名字全不叫他的，只叫“老鲁”……他想来想去也找不出可以怕他们的理由来。

可是，自从大会筹委会把他也列为筹备委员之一，而且还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以后，他就感到有点心慌和不自在了。话，过去他是讲过的，不过那是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人数只有几百，而且是在屋子里；这一回却是要在几万人的大会上说说道道啦，他一想起来就觉得这不简单。因此几天来，不管在采煤场上，在回家的路上，在睡觉前，吃饭后……只要一有空闲，这个问题就要来烦扰他：

——这第一句该怎么说呀？这不简单，全矿山把我算为引路的“旗”啦！旗是不能胡摇乱摆的啦！旗后面就是人……

鲁东山是懂得这“旗”底意义的。他在山东的抗日游击队里的时候，有时也有过旗。人们行军时打旗的总是在队前头，它走向左，人们就跟向左；向右，人就跟向右……这旗是不简单的！

他微微有些明白了，他懂得他是恐惧什么了，他怕自己把这旗打歪了，领错别人底路！他参加过游击队，受过革命教育，知道一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应该去问领导人，他也曾问过本矿的矿长：

“你看，我在大会上该怎么说呀？这不简单呀！换一个人去说罢，我是只管干活……说话比干活难……”

“这怎么能临时换人呢？矿务局、总工会、市委会都赞成你做咱们露天坑工人代表，你是咱们矿上底旗。你只拣那些能够使大家提高生产情绪的话来说罢，象过去鼓动你底突击队那样说法就成啦……。”矿长是个年轻瘦小的人，有着一双聪明细小的眼睛，知识分子出身，有过较长时期革命的经历。平时倒很温和，也能吃苦，只是有时自尊心太强，固执，容

易暴躁、发脾气，不愿意耐心地听取别人意见——人却是很善良。

“这怎么能成呢？”鲁东山问着自己——那突击队仅仅是几个人，而且还是大家在一起搅惯了的，每个人全彼此熟悉得象自己一样，全知道每个人底十只手指头有几只是什么样的斗形指纹，或是簸形指纹，家住那里，多大岁数，十二属里属什么，几时出生，小名叫什么，以至每顿饭吃几斤煎饼，多少个窝头，几碗高粱米饭，喝几两白干酒，多大力气，一天能装多少煤车……。而如今这几万人，他知道什么呢？鲁东山和自己底突击队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笑笑骂骂地说，用各种俏皮话打譬喻，大家全彼此明白各人的脾气，谁也不挑谁的眼。这如今竟象真正登上大戏台，要被锣、鼓、板眼夹起来唱啦！这可不成，他是背地里唱野腔小调唱惯了的，不能够唱这样千人瞧万人看的京腔大戏，这要挨“倒好”啦！要被轰下台来啦！“英名”要垮啦！他不放心，得不到要领，在一次开大会底筹委会时，他又偷偷地抓住了和他较熟识、在行政和党方面全负着重要责任的那位老干部——严和同志——紧张地请求着他：

“……这一回你总得教给我一招，你是革命有经验的老干部，常常在千万人大会上说几个钟头的大报告……到那天在大会上我应该怎样说呀？最紧要的是头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呀？这不简单……这……”

他记得严和同志却先温和地向他笑了一下，接着脸色就沉静下来，样子象在想什么——鲁东山那时觉得这一回总会得到解决了。他对这位同志那张长长的、轮廓分明、眉骨峻

起、有着一双深陷的三角形的小眼睛、两条黑直眉毛、一个长鼻子和半脸短短黑胡茬的脸像，凝定地望着，专神一志地看着那严闭着的嘴角，他等待它底动作：

“还是你自己要想怎样说就怎样说罢！”严和同志把话停顿了一下，闪光的小眼睛盯住了他底小眼睛，声音温和而沉静地继续说，“就象你在矿山解放后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那样，老老实实、热情坦白地说罢。比方，此后要怎样更搞好你们底突击队，要怎样使这突击队成为咱们矿上的火车头，把大家象车厢似的全带起来，再多多出些各式各样的突击队，少出事故，多出煤，支援咱们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最主要的还是要说咱们自己能够切切实实做得到的话，不要放空枪……我们不在乎话说得怎样漂亮，主要是要说到就做到……就是这样，我相信你总是说得好的啊！就是这样……”

“对！说到就做到，不放空枪……就是这样！”

鲁东山那时这样回答着，同时那几天来晃晃荡荡一颗不安的心，才算一枚秤锤似地落到原来的地方了。他那象被满天阴云充塞着的头脑，陡然被这电光似的一划，得到了一种启示，那阴云开始分解了。当严和同志用他那筋骨突出有着黑色汗毛的手掌在他底肩头上亲切地拍了一下和他分开时，不知什么理由，他竟流出了两滴眼泪来……。

鲁东山背脊靠近墙壁，呆呆地坐在炕头上将近半点钟。他想到大会，想到严和，也想到好些遥远的和眼前从来不曾想到的杂七杂八的片段段的小事情……眼睛超过窗外那一

排低矮的暗灰色的宿舍底屋脊，呆呆地望向远空。在远空，那些参差错落的小星点渐渐淡白了。有的已经不再分明。那道连绵不断的，犹如他们矿坑里那带煤层似的大山峻线，渐渐清楚起来了。在那山峻线之间，有的地方竟削直地断开来——它们类似煤层之间的断层面——有一个尖锥形的山峰，那是特异的，在它底尖顶已经被染出了一层淡淡的红色——这说明太阳快要出来了。在过去，鲁东山对于这些景物从来没有留心过，但今天它们却和他有了关联，这象是个新的奇迹！在他觉得，这些山峰过去似乎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好像只在一夜之间它们雨后的蘑菇似的才突然从地皮里钻出来……。

在他家前面和后面以至于附近的每个人家里，渐渐有男人们沉重的咳嗽声，孩子们哭叫声，女人们咒诅声和打孩子的巴掌声……交织地响起来了。这一切全是他所熟悉的。因为这一类动物笼似的工人宿舍，是过去日本人专为中国工人们建造的。它们除开特别低矮狭小而外，每排房子和每排房子之间的前后距离，也只有一丈宽窄，人们就象住在一间有着一层层小格子的大房子里，因此前后左右邻居们的每一个小动作、小声音，夜间的鼾声、梦话……通过小小的前后窗，几乎全能够听得很分明。

这是第一班下矿的人们准备走的时候了。

鲁东山把严和给他的那些意见，象老牛反刍似地咀嚼了又咀嚼，想了又想，背了又背，他似乎已经懂得了今天在大会上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应该怎样说了。这时候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暂时算得到了平静，他决定马上要到矿坑下